

近日,酷热,在家小休。一个人,一杯茶,一本书,享受着这难得的闲适。静看着水几上的茶杯,忆起了一些逝去的过往,勾起了一段五味杂陈的杯中岁月。

小时候,每逢热天上学,小伙伴们大多会在脖子或腰部挂个水壶。细看这些壶,颜色各异,闪烁着小同窗们的眼。材质也不尽同,有些仔带来仿军用水壶,戏称“脚鱼壶”,壶面的油漆脱落得像花皮西瓜。条件好的娃捎上轻薄塑料做的俏皮壶。这种壶式样多变,有的仿成小鸡、小鸭等小动物,有的弄成南瓜、西瓜、苹果、雪梨等瓜果……我呢,家里太穷,只能眼巴巴望着那些亲爱的小伙伴们,干着急。

直到二年级上学期,父亲才挤出些做泥工攒下的钱,买个水壶送我。这是个浅绿色薄塑料壶,壶体扁平,外形为两只背向相依的公鸡,壶两边的鸡冠处系有通体红白条纹的扁塑料带子。每天,母亲都向壶中灌满花椒粗茶水,挂上我的脖子,摸摸我的头:“乖崽,上学去!”我抱紧水壶,就像接到圣旨的大臣。

上学路上,望着壶体的绿和透过壶壁的黄,听着茶水伴随脚步沙沙声而发出的咣咣咣声,我的心软如棉、甜如蜜。似乎胸前那两只“公鸡”都要欢快地打鸣了,步子也不禁轻快起来,洒洒路面的炙热也浑然不觉,不经意间就赶到两里多外的学校。

我的童年恰似一幅彩色的画卷,在春夏秋冬四季绽放出别样的精彩!想跟我一起穿越到童年看看不?

春天,我的童年绽放着百花齐放的诗韵。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百花开。春姑娘对着万花筒一喊,把乡下奶奶家房前屋后的桃花呀、李花呀,油菜花呀全都叫醒了。花开次第中,蜂飞蝶舞,看到一只在花丛中的蝴蝶,我突然闭口而立,轻手轻脚去抓,可惜,当我的手伸过去时,蝴蝶已经飞走了,于是又去找另一只。我跟小伙伴们走向田野,在花间流连、奔跑、嬉戏,快乐的笑声在花海里荡漾。一幅“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美丽画卷浑然天成。

夏天,我的童年装满了游泳拼搏的激情。潜山脚下,家门口的月亮湾是大家天然的泳池,也是我学习游泳的乐园。八岁那年,爸爸带着我去月亮湾学游泳。在给我讲了游泳的基本要领后,爸爸就跳入水中示范。在一阵水花中,看到爸爸在水中来回自由,如履平地。我羡慕极了,迫不及待地跳入水中,哪知,一下手脚全乱了,慌乱中呛了几口水,拼命喊救命。爸爸托起我说不要心急。但不服输的我还是在浅水区学了起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我不断在水中结合自己的摸

入秋后,日照时间渐短,秋风拂过指尖,秋便有了不同于春夏的色泽。

记忆中,存活着这样一幅画面:一棵古枫树披着秋日的阳光,热烈而浪漫。我看不见它的年轮,只看得见它笔直或弯曲的躯干和枝丫,引领鸟鸣和心灵,时时刻刻都在为生命歌唱。青山绿水的故乡,不知有多少成材不成材的树木,都随着岁月的变迁,远了,淡了,最后连影子都消失怠尽了。惟有这棵古枫树,真切依然,鲜明如初。

秋天,是一个燃烧的季节,信步走向野外,便有丰富的色彩直入瞳孔。极目处,那些深绿、浅绿、金黄、淡黄、火红、紫红的色泽,交织在一起,浓淡相映,满目翻飞,蔚为壮观。站在山巅,入眼处,有一壁悬崖,挂着一抹艳红,灿烂绚丽,扶摇直上。那是一片澎湃的枫林,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惊人心魄,夺人心魄。

追逐着悬崖上的那一抹艳红,我燃烧的思绪回到了身在家乡的那些岁月。那棵记忆中的古枫树,粗壮挺拔,要三、五人才能合抱。它根部盘突,枝干四展,冠盖高擎。入秋后,宽大的树叶开始热烈地燃烧,成群结队,成百上千的白鸟点缀在树冠之间,或静立梳理,或腾挪雀跃,或迎风飞舞,或自在嬉

## 杯中

## 岁月

## ■姜以钢(温泉)

时光流向上世纪80年代末。我那个小山村又迎来一股小手工业热——编篾套玻璃瓶挣外汇。那时,我家家境稍好,搬住乡间小集镇,有幸见到了那些令人回味的场景。

乡办企业作坊、供销社空库房、柜台外面、屋檐昏晃,闲置院落……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场面好热闹:一群群红男绿女;一堆堆敞口玻璃瓶;一捆捆竹篾,或长似龙蛇,或短似兔尾,或细如发丝,或薄如蝉翼……人群中,女性居多,唱主角,泼辣能干的中青年妇女,热恋中的未婚女人,情窦初开的少女,甚至还有小学未毕业的女生,也来帮家里挣几个零用钱。男人较少,甘当配角,有做爱人帮手的,有赋着未婚妻的,还有来寻姻缘、碰运气的。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原本笑语嘈杂的场地,开工令一下,就没了话语,只见众手翻

飞,穿、插、勾、挑、拉、收……动作娴熟轻盈,时如柔美依风、青荇拂波;时如群蝶恋花、单峰传粉;时如白鸽穿空、银鱼戏水……篾片哗啦啦、啾啾啾,玻璃瓶罐叮叮啾啾、噼噼啾啾。忙过一阵,开始夹杂零星的俗谈、俚语,紧张中透出些活跃。男人们也没闲着,端端茶、送送水、递递毛巾,笑着,乐着。

不消半天,角落里就堆满了瓶身紧箍篾套的玻璃瓶。浅黄篾片在瓶身上编织出匀溜而小巧的几何格子,方棱相间,疏密有致,格子间透出玻璃的质感,即使瓶套没经过抛光、打油、上色等工序,也颇有自然美感。编织好的工艺瓶散出缕缕篾香,清新淡雅,大饱了整场人的鼻福。

母亲见我嗜爱此瓶,就买了几个回来。我每次喝茶都小心翼翼,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隐隐觉得喝茶也是一件极有品位的事。后来被邻家孩子打破了一个瓶子,我伤心得几个月不愿搭理他。

再后来,合金杯、保温杯、磁化杯、智能杯相继出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地位的象征。不久后,它们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如今,超市的茶杯水瓶各色各样,随选随买。回味那些流逝的杯中岁月,有一丝淡淡的伤感,但更多的是欣慰,因为我看到了杯外的精彩。



打挂庆丰收的图画定格在秋天的花香里。

冬天,我的童年充盈着玩雪打仗的诗意。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一夜之间山舞银蛇,玉树琼枝,美轮美奂。快来呀,在雪地上或扑个人影,或抓起雪团打雪仗,堆雪人。谁怕谁呀,我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尽情撒欢。玩累了,就沿着小区绿地,寻找那一抹让人动心的腊梅。“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对诗词感兴趣的我,虽不懂其意,也学着古人吟几句,引得大人夸赞不已。

这就是我的彩色童年,那些令人难忘的无忧无虑、天真浪漫、快乐率真、拼搏奋进的美丽时光!

的是,它的主干已经枯朽,一息尚存的生机,以少许红叶的姿态飘荡在风中,落寞而苍凉。我也看见了白鹭,三、两只从头顶飞过,却再也看不见以前那样在树冠集结的壮观场景了。驻足伫立间,一片红枫在我眼前飘落,我俯身拾起,恍惚间,我感觉自己捡起的分明是一片被岁月浸染过的浓重的忧伤。

是谁,在多少年以前撒下的一颗种子?或是谁,在多少年以前栽下的一棵幼苗?不得而知。抑或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记挂过这样一棵故乡的树,在这里彷徨过,渴望过,失意过,得意过,忧愁过,悲喜过?一切的一切,都无从知晓。但我知道,尘世间的缘起缘落,就算再热切,再动人,也会像这棵古枫树一样,无法违逆大自然的规律,终有谢幕隐匿的一天。

一如生活,一棵具象的树,能撑起的,不一定就是一片树荫,而是一个人对待故乡不老的、连绵不绝的想象。

闲云一朵不成雨,红叶片片皆是秋。一不经意,岁月不再,物是人非。尘世之间,新旧更替总是存在的,情欲和物欲的身体虽然回不去了,但只要记忆和思维尚存,就可以唤醒心绪,在夕阳斜照里追随一切美丽时光。

## 老家的茶筒

## ■陈华国(通山)

老家马颈位于偏僻的山腰,尽是羊肠土路,自不比茶马古道古朴、厚重,却也是南北两岸、左邻右舍来往的必经之地,前后历经三五百年。

屋旁的水井泉水,天然纯净水,门前茶地上的大片绿茶,郁郁葱葱。房前屋后杂木丛生,烧茶的柴火得天独厚。通往邻村的巷道摆着一条整块的松树板长条板凳,并排可坐五六人,供行人憩息。旁边放着茶筒,可够十来个人饮用。每天清晨鸡啼三遍,母亲第一个起床做饭。锣罐蒸薯,蒸熟了再喊家人起床吃饭。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做家务的,上学的,吃完早饭各做各的。收拾碗筷之后,火炉上的锣罐加满井水挂到铁钩上,加把柴火把水烧开,倒入茶筒,放把茶叶,盖上木塞,只等行人来喝。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喝完再烧,上午烧了下午再烧,今天烧了明天再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老家不是茶亭,其实就是茶亭,几十年不知多少人来此喝茶、歇脚、避风、躲雨。从我记事起,几乎每天都这样义务烧茶。

平时天气不热都用茶筒装茶。烈日炎炎的盛夏时节,母亲动用锣罐、水桶装茶,茶筒因为便于提动而更多的用来给山地做事的父亲和生产队社员送茶。由于田少地多,主要种植红薯、玉米农作物以及茶油、桐油等经济作物,粮店供应谷杂,再到加工厂碾米,从公社粮店挑粮回家,步行十几里路,常常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累了,放下担子歇歇,毛巾擦擦汗,草帽扇扇风,抽支烟,去河里喝喝水,继续前行!

祖辈以上几代人都是这么翻山越岭,一担担挑来一担担挑去。我家和对岸组成第五生产队,站在禾场可望见对面的人影,听见对面的声音,可走起路来得个把小时。每天劳动派工都由生产队长用土喇叭呼喊,早饭后成群结队而行。耕地、竹木多在我家附近,也多在我家周边劳动,中途都来家歇息、喝茶。大热天,父亲和社员一样,腰间围条长毛巾,汗水湿透衣衫,黝黑的皮肤晒得发光发亮,热的嗷嗷呼叫,茶水、汗水顺着嘴角流出!山上做事的社员,路上来往的行人,母亲都准备着大量茶水,挑水的水桶、煮饭的锣罐都装着备用。

遇上春天播种和秋天收割的农忙季节,学校跟着放“农忙假”,我跟着姐姐、哥哥提着饭盒、抱着茶筒送饭送茶。多数时候父亲早上出工就带上冰铁罐,中午就地烧火煮饭。平时多半随带玉米苞甚至薯渣包,里面包些萝卜丝或是酸菜,山上劳作时弄点柴火烤热,吃完到附近的水沟喝喝水,洗洗脸,爬起来梳梳头发,舒展一下,顺路返回。

采茶时节,母亲、姐姐挽着茶篓,戴着草帽,捏着镰刀上山摘茶。其实镰刀用的很少,那嫩芽用手指甲就可摘下来。一排排的山茶,一排排的采摘,虽没男社员打腰鼓、吹号子那种气场,但与女社员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唱山歌,我至今都可哼上几句《采茶戏》呢。唱累了,摘累了,渴了,就喊我这闲送茶送水,歇阵子再摘。摘回的嫩芽在干净的晒箕上揉捻、杀青、晒干、密封、保存,按人口分配,各自留着饮用。虽然有些苦涩、粗糙,却是纯天然有机茶,原汁原味!

母亲白天忙地里,收工回家还得烧火做晚饭,浆衣浆裳,伺猪喂狗。睡前在锣罐上加水,挂在火炉上,利用火炉余热制热以便第二天清晨家人热水洗脸。同时扑灭明火,火灰掩埋火种,早晨起床火钳爬开火灰,燃烧柴火就可做饭烧茶。嫩茶采摘之后再摘粗茶,男女老少齐上阵,用大镰刀顺地面像割韭菜一样把山茶全部割下来,挑回家后就是男社员的事。用大土灶、大铁锅,烧大火,父亲两只手各握一支小木棍,像炒菜一样在锅里不停搅拌翻滚茶叶。当绿色炒成黄褐色时起窝,搬到禾场铺在地上晒干,用茶篓装好,选晴天送往公社收购组,收入都归集体所有。

时代发展到今天,茶亭成了永久的记忆!可惜老家及附近村庄伴随1977年整体搬迁已是彻底湮没,再难寻到老家的影子,或许稀疏的丛林之处尚可见些许茶叶在随风飘零!

## 彩色

## 童年

## ■熊高旭(咸安)

索寻方法,终于,在第四天,我在水中划的时候漂起来了,再用力划几下,还真游了一段距离。如此,我终于学会了游泳。

秋天,我的童年散发着桂花文化的乐趣。每年中秋,妈妈会带我回梧桐乡下外婆家,打桂花,赏月亮,吃桂花月饼,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刚进农家小院,门前丹桂和金桂全开了,微风中,清香让人神清气爽。晚上,一轮明月当空,透过桂花树下洒下斑驳的影子。我们吃着月饼,闻着花香,对着诗词和歌谣。“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我和妈妈对着诗,爷爷在一旁亮起了歌喉,“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起来……”第二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打桂花了,在树下牵一张棚布,拿着竹杆打了起来,竖打,斜挑,横敲,桂花雨越下越大,一幅

## 一棵树的

## 故乡

## ■程应峰(温泉)

戏,构成一幅艳丽壮美的立体图画。

秋天,万花凋零、落叶纷飞。文人笔下,秋天的景象大多萧瑟、凄清、寂寥、悲凉的。如果赶上秋风秋雨,更多了一分难解的离愁。但我的感觉中,因为故乡那棵古枫树的存在,故乡的秋天是热烈的、浪漫的、绚丽的、多姿的,我的脑海里,秋天总是那样动静有致,璀璨华美,诗意盎然。

走一趟乡下老家,秋意盎然的家乡田园,或静谧或鲜活地在眼前凸显,秋日的阳光溪涧清泉般在原野流淌,天空蔚蓝晴朗,澄静高远,偶尔几朵闲云飘过,教心境惬意柔和,金黄的稻浪飘送着沁人的馨香,空气洋溢着收获的喜悦……这样的时刻,我更希望能看到给我温暖美好记忆的那一棵枫树。

我还是见到了村后那一棵古枫树,遗憾